



I was never
thus as tender
Till you came to me...

右舷瞭望

著

我 从 不 柔 软

直 到 你
来 到 我 身 边

孤傲的恋人啊

没有遇见你 我永远不会知道

残缺的人生 原是另一种完美

我这一生曾拥有过你

从此世间别处 皆成流放之地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我从不柔软

直到你
来到我身边

右舷瞭望 作品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从不柔软, 直到你来到我身边 / 右舷瞭望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5.3

ISBN 978 - 7 - 5668 - 1309 - 1

I. ①我… II. ①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7914 号

我从不柔软, 直到你来到我身边

著 者: 右舷瞭望

出 版 人: 徐义雄

策划编辑: 马昭雯

责任编辑: 马昭雯

责任校对: 陈丽娟 曾 栩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良弓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40 千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

定 价: 32.8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目录

你若非我所愿，无情便是至情 Chapter 1

她多像一只春蝉，不合时宜地出现在他的季节里，薄薄的纱翼虽然脆弱，底下却潜伏着夏天的力量，仿佛一振翅便要藏到树荫深处去。



002

韶光是一枚无效邮戳

005

春慢荒唐懒理人

012

血的羁绊

022

时光是修昂骄奢却又残酷的情人

050

野花总是知道蝴蝶的秘密

070

为何凡·高的星星如此明亮

天上一颗星，地上一座城，心里一个人 Chapter 2

之前有些话我没能说出口……你是不是觉得我没那么喜欢你？不是这样的……有些人吃东西习惯先挑最好的吃掉，有些人总把最好的留在最后，你不能因为我把你留到后面，就以为我不喜欢你啊……

124

光中尘，墙上花

134

强言徒自乱，往事不堪寻

149

你比星光更璀璨

160

未来一场荒诞，不明不白

175

人生和爱情寂寞相逢



你是周折的包裹，终被我签收 Chapter 3

人最喜欢干的事，就是费尽千辛万苦得到某样东西，然后亲手毁掉，于是就圆满了。但他们不知牵住的手，只须一放，便分流成上下游。上游是他，下游是她。上游是梦，下游是人间。

191

因为高贵，所以陡峭

212

花都开好了

224

如屑怎揽，风起缘散

250

我把心落她那儿了

301

番外一 无字的告白碑

304

番外二 她的选择





Chapter 1

你若非我所愿，无情便是至情

她多像一只春蝉，不合时宜地出现在他的季节里。薄薄的纱翼虽然脆弱，底下却潜伏着夏天的力量，仿佛一振翅便要藏到树荫深处去。

无是一枚邮戳 韶光

天空下起了雨，雨滴啪嗒啪嗒打在玻璃窗上，整个伦敦雾蒙蒙一片。

她的同事中鲜有东方面孔，日常相伴的都是一张张深刻的西洋脸孔。她动作很慢，待收拾好一切，整间画廊已经空了。

她正懊恼地看着空荡荡的伞架，门口进来一人，他用粤语问道：“德珍小姐，你是否带了伞来？”

德珍打眼望去，对方是古董店的跑堂小生，他穿一件窄领白棉衬衫，背带裤裤线笔直，棕色的皮鞋偏红，未及鞋面的裤管里钻出一截墨绿色的袜子，是略带几分玩味的打扮，却也与他在行当里的身份十分妥帖。

他仔细观察德珍的神色，当即从身后变出一把黑色长柄伞，抖开来，笑嘻嘻地挑眉：“捎你一程？”

德珍看着这个似在露水里沐浴过一番的小草般的年轻人，她无法拒绝这个提议。

二人并肩离开了画廊。街上行人步履匆忙，表情却十分一致，他们对这雨水习以为常，仿佛已和自己的骨血融为一体。

英国的伞很大，对于两个东方人来说，那尺寸仍显离谱。德珍侧首望着身边的人，他没有穿外套，身上有些湿，像是一下雨就远道而来，计划十分匆忙。德珍心里叹息一声，只希望他别感冒才好。

迎面而来的潮湿拉回了她些许神志，“德珍！”街边一道呼唤声传来。

德珍朝声源望去，淡淡的雨势中停着一辆黑色轿车，后座车窗边坐着一位端庄华贵的女子，她肩上拢了一条流苏披肩。女子螭首蛾眉，一头黑发烫卷贴着她高贵的额头，一派雍容华贵令她仿佛旧时贴画中的风流女子，呼吸间已叫人失了心神。

“妈妈。”德珍扬手回应。

司机打了伞下车，德珍抱歉地看了跑堂小生一眼，继而钻入另一把伞下。司机将那伞撑在车门上方，雨水打得伞面作响，里头的人已经为德珍让开了一个位置，德珍钻进车里，朝外头的人挥挥手道谢并且告别。

街边的人仍有些痴愣地看着她，心中浩叹此生何其有幸，竟能在同一日同一刻与这两位美人呼吸同一方空气。

车子开了出去，德珍不愿将浆了雨水的鞋子踩在母亲昂贵的垫子上，她母亲王槿鸢便取笑起她来。过了一条街，德珍忽然想起问母亲的来意，这才问道：“您特意来接我是有什么事呢？”

王槿鸢本来笑意明朗，却不知怎的，提起此事倏地神色顿敛，忖度片刻，缓缓开口：“德珍，有一件事大约是会令你措手不及的，你要听好，莫慌张。”

“您说。”

“黎阑，死了。”

稀稀落落的候机队伍里，蘸白举着iPad，不停抬手留意表盘指针的走动，才要叹气，就听见机场广播响起，空泛的女声用温和的语气重复公告着刚刚抵达的航班。须臾，航站楼里拥出一拨面孔新鲜的人潮。

蘸白远远就见一个齐耳黑发女子像块浮标一样在人群中时隐时现，她一手挽着自己的驼色薄风衣，另一手拖着一只小巧的行李箱，略显疲惫的眼往接机队伍中一瞥，蘸白高高地举起手朝她挥了挥。

她快步走来，一下扑进蘸白怀中，那一瞬眼里已有泪意，却倔强地噙着。

蘸白何尝不是红了眼的，兄妹二人相拥片刻，无言地交换着彼此含带的悲意，在即将哭出之前，勉力拿出成人的矜持应对。

车子上了高速，很快又很慢地往家驶去。德珍从未那么疲惫过，撑着额头靠在车边，无声无息。蘸白也未有发言，兄妹二人就那样把持着各自的底线，不去触碰彼此的泪点。

一路无话，到了家门口，叔叔淳中和一些亲戚正在家门口忙碌，见车过来了，人群的视线望来，已经有人率先认出了德珍，高声呼喊她的名字，淳中这才怔怔地看过来。见到真的是德珍，眼眶瞬间红了。

他踉跄地朝车子走来，德珍打开车门下了车，只觉得双脚是橡皮做的，软得

她一阵晕眩。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火硝的气味，地上铺满了鞭炮的红纸屑，香烛的痕迹印在地上。

“小叔叔。”德珍轻声叫了他一声。

淳中握着她的双手凝视她良久：“你回来啦。”

那语气，寻常得就像小时候德珍跑出去买了一根奶油棒冰没等吃完又跑回来了一般。德珍听着那一声问候，再也承受不住地落下泪来。

淳中却只是淡淡地说：“进去吧，再看看你妹妹。”他笑了一笑，眼角挤出许多细纹。

德珍不忍撒更多泪给她的小叔叔，忍着心痛冲进家门。庭院里时值春日景致，举目之处一片绿意扶苏，葱茸可爱，一副全然不知这家中最珍贵的花已经悄然凋敝的懵懂模样。

屋子里亦十分热闹，人多得数不过来，一个个却都没有声音。德珍的爷爷岑润荇背对着门口，未见孙女进门，等最小的孙子岑礼让大叫一声“德珍姐姐”，一屋子沉默的人才回过神来。

老先生一头银发，眼皮下垂，仿若被收走了在世的神采，看着任何东西都犹如死神在向他招手。德珍从未见爷爷那样绝望过，不禁悲从中来。

“爷爷，我回来了。”德珍对上老人家的视线，吸了吸鼻子轻声说。

岑润荇终于回过神来，朝辛苦回国奔丧的孙女虚弱地一笑，僵硬地寒暄招待，拍拍她身上莫须有的尘土，问了些这个，又问了些那个，德珍一一应对着。

白发人送黑发人，他老人家心里该有多伤心，恐怕再亲近的人都无法丈量。

德珍一身风尘仆仆尚未淡去，勉力维持表情，直到最后，众人寒暄已毕，才提起勇气去看黎阑。

家里的规矩，凡是意外身亡的，一概放在家中举行葬礼。此刻，临时布置出来的灵堂已被白色花束挤满，棺木周围放着鲜花。德珍甫一步入这个房间，立时觉察了气氛的不同，一道无形的力量扑面而来，使她如坠深海，压力四面八方而来，逼仄得叫她喘不过气来。

她怔怔地看着堂中那黑白遗像，仍不敢相信黎阑的灵魂已经消逝在这世上。她的黎阑并不适合演绎这荒唐的戏剧啊……

可是，棺木中安静沉睡的，真真切切的就是她可爱的妹妹，黎阑。

安置好行李回来的蘸白站在门边，刚想出声，却看见背影僵直的德珍捂着嘴巴，悲伤决堤，抱着妹妹的尸身失声痛哭。

这世上，但凡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称不上是问题，这是举世公认的真理。

认知一旦根深蒂固，总会使人变得冥顽不灵。

周子康有时真是受不了老板可怕的固执己见，对于目前自己必须推进的这例事项，他有说不尽的苦楚和为难，但他的老板理所当然地觉得，只要肯花钱，没有什么东西是他买不到的。

全黑进口轿车停在惊雀巷口，周子康看了眼围墙上贴着的一方小红纸，告知后头的男人：“我们到了。”

仲寅昂凉凉地看了眼窗外，狭窄的巷道与周遭低矮的屋宇令他皱起眉头。

周子康下车绕了一圈为他打开车门，他这才丢开手边的文件，嘴角冷冷地上扬成一个讥诮的弧度下了车，低头扣好西装扣子，吩咐道：“前面带路。”

这片区叫“花园里”，附近还有“花园里街”、“花园里小学”、“花园里医院”……美得莫名的名字，让人感慨取这地名的人当时心情一定好到不行。

然而上世纪的规划师们大约不曾料到今日的盛况，这老住宅区的巷子，窄到令车辆出入异常尴尬。

惊雀巷里住着岑姓一家，岑老先生有三个儿子：敬在、慎其、淳中；两个孙子：蘸白、礼让；三个孙女：德珍、黎阑、稚巧。

此前周子康上门拜访过一趟，自从他担任仲寅昂秘书室室长以来，遭受的白眼以千万单位计数，却只有这一家人，明知他来者不善，却依然用热茶和曲奇招待了他紧张的肠胃。

惊雀巷很深，周子康渐渐由前面引路，变成在后面跟随。显然，他年轻的老板经验丰富，循着那疏火味的线索，定然能顺利找到岑家。

吃人嘴短，虽然深知仲寅帛言出必行的性格，但岑家人的遭遇值得同情，耐心观察了一番，周子康迂回地朝前头笔直的背影掂量着分寸说道：“听说，岑家的大小姐回国了。”

“所以呢？”回话的男人口吻中带有一丝冷峭。

“她妹妹岑黎阑今天出殡。”周子康看着一路上院墙上张贴的红纸，心里暗叹一声。他们这样不经知会地莽撞拜访，对岑家人而言又是一种打击和加害。

仲寅帛继续向前走，没有理睬他。

周子康摸摸鼻子，面对这个只会拿钱砸人的老板，显然他又做了自讨没趣的事，但他仍不甘心地补充道：“岑大小姐的母亲王槿鸢出身世家，其父王霆是怡和洋行大当家，后举家迁往英国，经营诸多体面的生意，低调且富有着。”

“所以呢？”

周子康觑了眼前头背影挺直的人中精贵，深吸一口气：“王家不差钱。”

“所以呢？”

“王槿鸢仅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未来将继承母亲的家族，但她毕竟姓岑。”

仲寅帛暗忖片刻，明白了他话中的意思，停下脚步侧首问道：“那你说该怎么办？”

周子康已经会过岑家老爷子两次，大致摸清了岑家人的秉性，他认为比起用钱去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更为可行，虽然他年轻的老板对眼泪这种东西向来嗤之以鼻。

“或许，我们可以将今天的商谈延期。”

听完他的建议，仲寅帛不置可否地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笑容：“我的行程表你比我更清楚，你觉得未来一个礼拜我会有空？”

那声音，薄荷水一样凉。地上落着不知名的墙头花，绿油油的枝蔓压墙而出，使得整条巷子潮湿而多情。然而春风却依然化不开这个男人固有的坚持。

周子康小心翼翼看着他，咽了咽口水，答不上来。

仲寅帛冷哼一声，扭过头继续向前走。

周子康悻悻跟上，正可惜着，前头的人却忽然回过身来，问了他一个问题：“岑家难搞的大小姐，你见过？”

“一面之缘。”

“如何？”

岑家大小姐么？芝兰生幽谷，清高不自傲。不曾明艳若金，却也风姿绰约，是个能引发人诗性的女子。

然而，周子康虽如是想，却唯恐得来身边目中无人的男人一声冷笑。所以，他明智地选择闭嘴。

“还是您自己去会一会吧。”他摸着良心建议道。

仲寅帛和周子康共事多年，对周子康的把戏可谓知根知底，他厌恶吊人胃口的叙事手法，因为周子康的故事时常不精彩，落得他扫兴作罢。

他皱着眉，双手插袋，闻着越来越浓郁的硫火味，神色幽然地低咒了一声。

这巷子，长得没完没了。

仲寅帛头一回见识到如此别出心裁的葬礼，心中竟对现场的沉默产生了一丝无力感。他是掌控欲极强的男人，但在这个场合，他的存在显得无足轻重，锐利的眼神从一开始就未能左右得了什么。

简单的告别式举行完毕，时间已移至正午，丧主家招待了简单的饭食。食物质朴，汤水清发，连同点心亦没有甜蜜度，淡淡的，仅有一点香味。

他并非初次参加葬礼，却被岑家风格迥异的丧事给弄得有些糊涂。

没有哭天抢地的号哭，没有奔流不止的眼泪，也没有制造过多的喧哗。男人们穿黑色正装，女人们黑裙淡妆，交谈的声音十分细微，给了丧主家极大的优雅和体面。

唯一和正常人家相仿的，大概就是空气里那股淡淡的硫火味而已。

仲寅帛不请自来，岑家人也照常接待了他，哪怕他从头到尾未说一句体恤的话，更没有投去一记安慰的眼神。周围的女学生好奇地看着这个寒气逼人的英俊青年，纷纷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不止。

周子康确认了行程回来寻他，见他正站在庭院的廊檐下，抬头看着闻风而动的风铃，画面美好得不容打搅，但周子康还是清了清喉咙出声道：“接下来要去殡仪馆，您还要跟去吗？”

周子康当然知道自家老板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物，不过，身为这趟差事的主要跑腿，他觉得这样的日子并不适合任何谈判。岑黎阑的情况只能说的不幸地年少夭折，家中那些做长辈的，或许心都是血淋淋的。而在不久前，仲家也才送走了一个珍贵的年轻人，周子康以为仲寅帛会对此感同身受，但仲寅帛的冷酷

却令他步步料错。

思及此处，周子康又看了眼腕间手表，添了一句：“下午还有个清算会议，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岑黎阑小姐是如何死的？”男人没打算按常理出牌。

周子康噎了下，小心翼翼地回望了一眼屋子内的情形，确定他们主仆二人并不瞩目，才轻声回答道：“车祸。”

仲寅帛回头看了眼他，眼色略带求证。周子康立即会意，解释道：“是这样的，家中老人若是平静而去，则是喜丧，家人会拉来各方亲友吹拉弹唱地恭送老人家离开。但黎阑小姐尚未婚配，且身负学业，家中还有德高望重的族亲在世，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情形，因而葬礼用了另外的规格，以表示对她深痛的惋惜和哀悼。”

言罢，周子康在他那个不近人情的上司脸上，看见了一个十分罕见的“原来如此”的表情。

“你喜欢这样的葬礼？”仲寅帛目光里突然闪出磷火一样的光芒。

周子康不明所以，迟疑间未作回答。

仲寅帛却环视周围一圈，视线最终落在周子康脸上，眼底渗透着一丝精明谨慎，伸手拍了拍周子康的肩膀幽然一笑：“跟着我好好干。”

过了会儿，周子康缓缓会过意来，虽然表面平静，心内却一阵哀号：老板！我能不能不要提早这么多年知道我的“退休员工福利”啊!!!

仲寅帛却是头也不回地走了，显然，他已确定继续滞留毫无意义，不如去赴他的清算会议。然而他才绕过厅子，便撞上了抬棺的场面。他无处避让，只好贴在墙角隐没在高矮错落的人群中。

沉重的棺木被抬出岑家庭院，巷子里摆了一张黑色香案，地上铺着厚厚的芦苇垫子，巷子里站满了人，仲周二人未能如愿悄无声息地离开，只好默不作声在旁观礼。

死者是这家的孙女，辈分过小，她的祖父、父辈、兄姐皆不能为她下跪送别，芦苇垫子上，只有她的弟弟妹妹两个人，这略显寒酸的场面莫名地牵动在场每个人的心。

周子康偷觑上司脸色，正欲开口带他离开，庭院里出来一个人。兴致缺缺的仲寅帛停下本要离开的脚步，冷傲的眼神挪移至那女子身上。

她一身黑色素服，眼眶红肿湿润，齐耳的短发未能将她的楚楚可怜减弱半分。她手捧妹妹遗像，被人搀扶至芦苇垫子边上，还不待身边人安置好她，她便脱力跌坐在垫子上，仲寅帛只听众人惊呼一声：“德珍!!”

那声疾呼，仿佛担心她是玉做的人，有着随时被摔碎的危机。

“德珍，你这样不行。”一个中年妇人提醒着她要守的规矩。

她不为所动，虚弱地将遗像递给身边的兄长，失神地坐在垫子上。她不能跪自己的妹妹，但她太虚弱了，无法起身，只能那样颓丧哀切地坐着。

仲寅帛饶有趣味地看着地上的女子，她的眼泪，好似不是她自己的一般，平白无故地下坠。周遭虽许多人已经泣不成声，却只有她流泪的方式，让人感受到了一种绝望的悲伤。那双失去焦点的眼睛，那对一切置若罔闻的神情，不由得让人内心抽痛。

她是谁？

又为何那样无声无息地流泪？

骄傲的仲寅帛在这一天开启了诸多的第一次，也包括——

生而为人三十载，初次得知在这人间四月天，尚有一名女子，当她悲伤的时候，美得那样不动声色，那样令人目不转睛。

仲寅帛自己也忘了是怎么跟到殡仪馆来的，在这场本以为会枯燥乏味的葬礼中，他内心某些东西被奇异地唤醒了。更古怪的是，他并不排斥那股复苏的力量，反而任由它萌动着。

岑老先生并不诧异他的出现，听之任之，十分坦然。但他又似乎是被孙女的死弄得心力交瘁，无暇顾及来意荒唐的外人。

在这个走过将近一个世纪的老人眼中，再荒唐的事，都没有他年轻可爱的孙女就那样仓促地死去来得荒唐，他已经被打击得无力还击，因而再也没人能够伤害他。他根本不怕仲寅帛。

然而蘸白的情绪却几近暴烈，他这个当哥哥的，算是葬礼中最忙碌的人。偶尔瞥见在人群中鹤立鸡群的仲寅帛，只当他是陌生的宾客，直到看见事先有过碰面的周子康与他低头私语，这才理清了关系。

仲寅帛在洗手间拐角始料不及地挨了蘸白一拳，初时怔愣了片刻，待醒过神

来，见周子康和岑家人死死拦住愤怒中的蘼白，随即露出一记挑衅的眼神，流血的嘴角冷蔑地上扬，语气中有着捕捉不着的锋利痕迹：“岑家就是这么招待客人的吗？”

蘼白嘴角抽搐，再也按捺不住殴打仲寅帛的冲动，抖开架着他胳膊的二人，暴喝怒吼：“你们给我放开！”

周子康哪里敢松手，要是这事情闹大了，他先前的奔波劳累不就白费了么？再者，仲寅帛已经挂了彩，若是放任蘼白再动手，估计双方都会不好看。

僵持中，淳中赶至，瞥见一脸阴郁的仲寅帛，没有去制止蘼白，反而先向仲寅帛道了歉。

被蘼白那双怒火燃烧的眼睛死死锁住的仲寅帛无视蘼白的叫嚣，镇定自若地将嘴角一扯，面对淳中道：“岑先生，我们的提议您可曾考虑过？”

淳中抬起头来，但并不接话。

见对方不给他设置圈套的机会，仲寅帛继续说道：“我觉得这对我们双方而言都是有益处的，你想要的，我能提供，至于我想要的……”

“你想要什么？”淳中打断他的话。

仲寅帛微垂眼睑，随即诚实地一笑：“我想要博物馆的图纸。”

“图纸？仲先生家大业大，想要一张图纸，找人画便是了，何苦非要来我岑家滋事？”淳中温善地笑着，和气地推进对话，“再者，我家并不缺少什么，而我真正想要的，你未必能提供。若没什么事，仲先生可以回去了，慢走，不送。”

仲寅帛睨着这个向他弯腰告退的中年男子，说不上来是怎样的感觉，人家逐客之意已经不想掩饰，但他无法适可而止。他最终还是叫住了淳中：“岑先生，恕我直言，你的事务所经营惨淡，若没我一臂之力，撤牌只是明后天的事。”他顿了一下，继续泼冷水，“中年失业，可是一件脸面无光的事。”话音未落，已被愤怒的淳中揪起衣领。

尖刻的言语是他所擅长的，而被人揪住衣领狠狠瞪视，也并非头一遭，他冷眼看着撕去客气脸面的岑淳中，不紧不慢道：“岑先生，我名下至少有十家律师事务所为我工作，你确定自己能够承受这一拳落下的后果？”

周遭的几个人大气也不敢喘地看着这一幕。岑家人不认识这个仅凭三言两语，就处处透露着狂妄和嚣张的年轻人，他们不了解他一步一步苦苦相逼的理由，但见性格平和的淳中竟然失控意欲动武，这才惊讶于事情的严重性。

连蘸白亦是初次见到脸上总是堆满笑的小叔如此愤怒的一面，惊得整个人都僵住了。

至于淳中，他高高地举起自己的拳头，一忍再忍，终于还是松开了仲寅帛的衣领，沮丧地退到一边。

仲寅帛若无其事地理平自己起皱的衬衫，在周子康打算出口制止他之前，再度攻击已经落败的淳中：“岑先生，希望你能慎重考虑我的建议，这对我们都有好处。”

淳中缓缓回过头来，看着这个咄咄逼人的后辈，用一种怜悯的眼神凝望他，轻缓地问道：“后生，你真的能给我想要的东西吗？”

见事情有了转机，仲寅帛胸有成竹一笑：“当然。”

淳中也苦笑了一下，淡淡说道：“我要我的黎阑活着回来。”

回去的路上，周子康一直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后座男子的神色，等车子抵达大厦楼底，司机别过头来看他，奇怪他这个贴身秘书怎么还不下去给小老板开门。

等周子康回过神来，打算下车时，仲寅帛却已经早他一步下了车，脸色难看得像吞了一只苍蝇。周子康一抖，默不作声地跟在浑身散发着寒气的男人身后进了电梯。

去年，滠水市城市规划部门公布了市立博物馆项目。这是一个地标工程，项目负责人周克成要求投标公司至少承建过五个以上基础建设项目。“中天”自然是具备资格的，只不过两次内部会见，周部长对“中天”呈上的图纸都不甚满意。

“中天”本身其实并不热衷于与政府部门打交道，到了仲寅帛接手，这方面就更荒废了。仲寅帛留美近十年，讲究真才实干，思维和习惯都是美派作风，加上他本身有银行和投行方面的背景，在不缺金援的前提下，自是不必花精力在官场边缘游走。

但作为集团继承人之外，他首先是个人，他是别人的儿子、别人的哥哥。他也有诸多要承担的责任。

“中天”下季度的重点是鹿湾区项目，他们不但要建造一幢高达两百六十米的滠水第一高楼，还要发展周边地块，进入集团全盛阶段。

这块价值十亿的地块，从立项到谈成，用了十个月之久。当时仲寅帛尚在国外，项目的主事人是他的父亲仲王生，但其中的促成人却是他的弟弟仲卯卯。

仲家兄弟性格极为雷同，都是“万年臭脸族”的王子，性格都不讨人喜欢，偏偏天赋过人，做什么像什么。就像人活一辈子总会遇上一两个这样的人——高傲得像个神经病，偏偏他又有这个资格。